

ZHONG GUO GUI HUA

#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77.3/28

18083

ZHONGGUO GUIHUA

#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中	央	社	会	主	义	学	院
图	书	馆					
★	藏	书	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仲璋

封面设计：麦荣邦

##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5 插页 2 精 5 字数 697,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装1—17,000册 精装1—5,000册

ISBN7-5321-0689-6/I·554 定价：10.80元（平装）

ISBN7-5321-0690-X/I·555 定价：17.00元（精装）

登记证号：(沪)103

## 参加本书整理者：

徐华龙 宋仲琤 王 捷 何承伟  
张呈富 刘东远 徐 玮 尹利欣  
庞兆麟

## 前 言

按民俗学的分类,鬼属于民间信仰之列,换言之,亦可将鬼放在信仰民俗中。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千年来,人类传承文化中的核心之一。

鬼文化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有着丰富的深邃的内涵,是伴随着人类文化出现而出现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奇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产儿,奇怪的是这种早期思维并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变得无影无踪,相反的,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影响着人们的头脑,不仅在思想领域里,而且在其他文化领域中亦渗透有这种观念,还出现了各种鬼文化现象,例如中国的阴历七月半的鬼节,就属于这样的例子。另外,还有各种有关鬼的传闻、故事、小说、绘画等,并产生了鬼的宗教——迷信,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摄魂术,召鬼法等,又可另属于一种巫术文化现象。但凡属这一切,均为鬼文化的范畴。

鬼话则是鬼文化中的一个门类,属于民间创作,是与神话、传说、故事、仙话等体裁相平等的一种艺术品种,是以鬼为轴心的故事性的叙事作品。

要谈鬼话,我们势必要了解一下鬼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

基础。

鬼是人类幻想出来的一种与人相对的阴府中的形象，其生活样象大都是人类生活的折射和想象。在具有原始宗教观念的人看来，人死后的第一表现形态就是鬼。

《小戴礼记·祭法》：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即黄帝、尧、舜、禹、汤）之所不变也。

许慎《说文解字》释鬼字：

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贼害，从厶。

这一观念至今在许多民族中间还流行着。

在傣族，过去认为各傣族村寨都有寨鬼，传说他是寨子中最早建寨的人。他们死后，活着的人认为他们的灵魂还继续活着，继续起作用，就把他们奉为神祇，加以祭祀。通常是在寨子边建一小房，里面插上鲜花或纸花以及各种红、白小纸旗。每年在关门节后，全村祭祀一次或两次，平时有灾，有病，各家自己祭祀。傣族人还认为每个家庭都有很多鬼，家人生病要祭鬼，要用傣话叫做“鸦叭”、“鸦迫”、“蛮辖”等草药挂在大门上或堂屋的门上，目的在于防止瘟疫，保护人们健康，还要用芭蕉皮、树皮包上饭，丢在鬼呆的地方，如大青树下。在德宏芒市坝还供奉一个地方鬼，叫“赞胖”。据说，芒市土司讨来木邦姑娘为夫人，后陪嫁来的一对夫妇悄悄骑一匹马逃走了。逃至曼德里逃不过去，便把马眼蒙上，结果连人带马跌下山崖而死。自那以后，芒市地区经常发生灾乱，人们便以为他们作怪，供其为神。祭祀时，用弯角的

黑色水牛，三声炮响之后，将此牛砍死，另外还供鸡、饭等。<sup>①</sup>

在古代高加索地区，人死后，实行盛葬，追荐之礼糜费异常，有时竟将生者弄得倾家荡产。但是，他们笃信，死去的亡灵将会来享用丰盛的供品。“如因某种缘故而延宕时日，未能如期为亡故亲人举办荐宴，乡邻则责以置亡灵于饥馁。对奥塞梯人说来，如受此责，则视为奇耻大辱，——所谓置亡灵于饥馁，同怠于事亡毫无二致。”<sup>②</sup>

人们之所以对死者如此敬重，不敢随意置其于不顾，这是因为鬼的观念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在原始思维里，鬼是一庞杂的概念，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会成为鬼。“当一根灌木折了，开始枯萎了，则它的所谓克拉就进到那个实生的灌木里或者进到根里，而灌木鬼则到阴间去了。同样的，当杀死绵羊的时候，则这绵羊的所谓克拉就进到新生的绵羊羔里去，而绵羊鬼则到阴间去为人鬼服务……阴间本身，它的山、森林、河流，用特西(Tshi)语族的黑人的话来说，则是那些从前在我们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的自然地形的鬼。”<sup>③</sup>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鬼在早期人类思维中是生命体的另一种形式，它不光指的是人，同时亦指动、植物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鬼的概念变窄了，变成只是指人死后的“第二生命体”，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名词——灵魂，在原始人那里，鬼与灵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有时又难以分离开来。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土著人相信人有四个灵魂。主要的一个灵魂具有侏儒的模样，其他几个灵魂则是它的影子。当人患病，那些次要的灵魂或

① 见《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1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76、79页，丁白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者那个主要的灵魂就离开身体。巫师很容易把那些次要的灵魂召回，但对那个主要的灵魂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主要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患者就会死去。人死后，主要的灵魂到西方去生活。那些影子则变成鬼。它们来到死者生前常在的地方，继续象他生前那样行动。<sup>①</sup>

在我国，鬼是相对人而言的另一世界中的形象。人们亦早就出现了灵魂的观念。据考古学家对距今二万五千至五万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墓葬的考察，发现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具有明显的灵魂观念和人死后灵魂继续生活的迹象。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十分无知，往往以自己主观意志去想象去替代。人的死，属于一种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原始人却无法理解，只是相信他们（指死者）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这些死者，有的是自己的亲属，有的是外人。对前者，需要尊敬，对后者，害怕其作祟，都要对其进行供奉，因此产生了种种恐惧心理，生怕招待不周，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方面，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因此，又往往企望鬼神的护佑。《淮南子·泰族训》说：“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希望得到鬼神保佑的心理。

正是这样一种低级的思想和社会的基础，鬼的概念及其形象才得以出现。也正是由于鬼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有关鬼的各种传闻，这就是形成了鬼话的雏形。这些雏形跟着历史的脚步，有的消失，有的丰满，另外更有大量的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鬼话被人们创造出来，逐步形成了鬼话的完整体系及其基本特征，并成为人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76、79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二

鬼话的历史发展,经过了三种形态的演变:一是原生态,二是衍生态,三是新生态。

原生态,是指鬼话的雏形阶段,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主要表现为自然现象变化的恐惧,这时的鬼话中的形象大都为自然属性,与人类万物有灵观念是分不开的。

在云南,过去苦聪人不能理解社会和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异和灾难,认为有一种超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内”。他们认为天、地、日、月、山、川、岩石等都是“内”的体现者。谷物遭灾,人生疾病,都是由于“内”作祟的结果。对待“内”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食品进行祭祀,同“内”实现妥协与友好。<sup>①</sup>这里所说的“内”,是一种超现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人们信仰中的鬼。

这种原始宗教的观念,同样亦存在于西盟佤族人中间。在他们的观念中,山川、河流、生物和凡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灵魂”,或称之为“鬼神”。“鬼神”的概念是汉语的意译,对佤族讲,“鬼”和“神”并没有区分,而是同一的,指的是他们观念中的灵魂。更确切地说,他们观念中的灵魂,就是以鬼形象而出现的,所谓“鬼神”概念,实质上就是鬼的代名词。当时居住在阿佤山中心地带的西盟佤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说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节,因此其宗教,属于自然宗教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正是鬼的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同时亦逐步产生了神的萌芽,但就其实质而言,鬼的信仰是

---

<sup>①</sup>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土集)第10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占绝对统治的地位。

佤族最崇拜的鬼是木依吉，他们认为木依吉是创造万物的神灵。他们拉木鼓、砍牛尾巴和砍人头祭谷等较大的宗教活动，都是按照木依吉的指使而举行的。佤族每个村寨附近都有“鬼林”，是他们供过的人头骨的存放之处，也是木依吉的存在之地。木依吉管的事情很多，如刮风、下雨、打雷、人的生死、谷物生长等等。另外，佤族还有各种鬼，如“阿容”又称“达娜”，管水，或称水鬼。“达务”，管风，或称风鬼。“腔秃”，管树林，或称树鬼。“司欧布”，管谷子生长的鬼。管人的皮肤发痒的，叫“阿瑞”。“吉柚”是使人筋骨痛、头痛、脚痛的鬼。“阿入各”，使人耳痛的鬼。“各若”，使人耳聋的鬼。“各朗”为疟疾鬼。“宏”为使人肚子肿胀的鬼。“哈”是使人抽筋的鬼，如此等等。<sup>①</sup>在佤族信仰中，鬼是一主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佤族有一神话《司岗里》还隐约可以看到这一原生态鬼话的影子。远古时候，“天和地是用铁链拴在一起的，离得很近。地上的万物不自在了，不歇气地向里和伦抱怨。里和伦派达能用巨斧砍断了拴着天地的铁链。天高高地升上去，地低低地降下来。从此，天地分开了。”<sup>②</sup>这里的里、伦为天、地两位神灵，达能为动物神。这篇神话因是当代搜集和整理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今天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观念，其实，它十分古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大量的历史积沉，虽经世代流传，加入了一些非原始的枝叶，但毕竟是佤族人远古历史社会的描述，因此，我们觉得《司岗里》所说的里、伦、达能非现代意义上的神，而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中的鬼。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历史，才能与

<sup>①</sup> 《西盟佤族的自然宗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4期。

<sup>②</sup> 《佤族民间故事选》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远古时期宗教信仰相一致。

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它反映了鬼话原生态的部分特征，才显示出其所独特的文化史的价值，值得重视。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六记载：“元嘉中，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捩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口，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这里所说的鬼话，已非原生态的面貌，但可以从窥测到一点影子。那就是文中所说的鬼，带有动物的特征，说其为鸟类，其又有鳞甲，说其为鳞甲类，却又有鸟爪。很显然，这里的鬼话，与其原生态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这一鬼话带有原生态的某些特征，也可以说是原生性动物鬼话的残存。

应该承认，如今要寻找原生态的鬼话，已经十分难见，大多非真正原生态的面目，而加入了后人的思想观念、社会沉积和历史文化。无论是象《山海经》那样的反映远古历史地理文化的古籍中的鬼话，还是仍活在一些后进民族口头中的鬼话，都很少真正反映其原始形态，因为那一历史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有些鬼话虽非原生态，但多少还保存了原生态的内容，这仍值得我们重视，它们是研究人类早期鬼话的重要依据。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鬼话属于一种准原生形态，是最接近原生态的。因此，我们亦将这种准原生态的鬼话，归于原生态之中，这样可以更直接看到两者之间亲缘关系，并可以找出原生态鬼话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态。

鬼话发展史上的第二种形态，为衍生态。

这种形态的鬼话，产生于阶级出现的前后，主要表现为神鬼

并行于世。在这一时期，人们有了善恶的观念，原来为一统世界的鬼亦开始分化，一部分鬼因其常做善事，而被奉为神，另一部分鬼又因做了危害众人的事，而变成恶鬼。渐渐的这种观念被确立下来，成为人们共同的信仰。

正因为这样，鬼成了人们讨厌的对象，表现在民间创作中，鬼就是以害人为宗旨的形象。为此，人与鬼之间就产生了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时的鬼主要特征是野性十足，以人为食，表现了鬼作为恶势力的代表的残忍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神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为了提高神的地位，就不得将鬼说成是恶魔，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基诺族民间故事中，就有不少这类恶鬼的鬼话，《孕妇不吃芭蕉花的来历》则属于其中之一。故事说：很久以前，人和鬼住在一起的时候，分不清谁是人谁是鬼。有个叫白蜡子的小伙子娶了一个鬼姑娘做妻子。妻子怀孕后，想吃芭蕉花，丈夫就砍来一大筒。妻子见了，不高兴，说：这不是她要的芭蕉花，要他快到她母亲家，就知道她要的是哪一种芭蕉花。白蜡子到了岳母家，把情况一说。岳母知道后，递给白蜡子一个用细藤子捆着的大麻叶包，并说：这就是我家姑娘最喜欢吃的芭蕉花。白蜡子觉得奇怪，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是一个又白又嫩，带着血迹，还在颤动的胎儿。到了家，妻子接过“芭蕉花”，连忙拿到屋里大口大口地咬起来。这时，白蜡子才发现他的妻子不是人，而是一个吃人的恶鬼。于是，他找来一把大斧头，奔进屋，一下就把女鬼杀了。从此以后，基诺人认为只要妇女怀孕时想吃芭蕉花的就不是人而是鬼。所以到现在基诺妇女怀孕不能吃芭蕉花。<sup>①</sup>

这则传说的文化史价值，就在于鬼从与人为伍的行列中驱

---

<sup>①</sup> 《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第60~6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除了出去。这种驱除，表示了一种社会、思想的进步。在此之前，人鬼概念是相混淆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原始人相信，人死后，其灵魂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为此，每顿饭前，都为其留一些食物，以免让其挨饿。由于当时食物来源十分困难，难以满足鬼的需要，因此人们想象有一个更好更美的乐园，是鬼魂的好去处，希望鬼魂前往，以解除人、鬼争食的处境。

印度的波多人(Bodes)在给死者贡献米饭和饮料时说：“你吃喝罢；以前你和我们一起吃喝，现在你已经不能这样做了；你曾经是我们的一员，你如今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不再来到你的面前，而你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r-yaks)为了吓唬死者的灵魂，向它们说，假如它停在它们中间不走，那末它的住处只是一只芦苇编的篮子；易洛魁人在入葬的傍晚放出一只鸟，让它尽快地把灵魂带走。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习俗，他们还在公元前就尊敬灵魂。但是灵魂都是桀骜不驯的，不肯急于离开亲属和朋友，因此为了迫使它们离去，有时不得不采用暴力。澳洲人和黄金海岸的黑人为了把灵魂从自己的帐篷和村落中驱除出去，他们四面奔跑，用粗棒打空气，大声号叫；他们相信经过这样一场驱邪战之后便可以高枕安睡和享受健康之福。<sup>①</sup>

这些民俗学资料，均说明了一个道理，鬼魂成了人们的一种负担，是生活的一种累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产生了鬼话的第二种形态。

这种衍生态的鬼话，表现的是人、鬼之间的直接争斗。其特征为：一方面是鬼的凶残和肆虐，另一方面是人如何识破鬼的面目而最终除尽鬼魅。这时鬼的形象，还没有自己的个性，与人的

---

<sup>①</sup>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31~132页，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形象相差无几,或者说,其原形和动物的形象是一样的,还未形成这一特定的鬼形象。这说明了这一时期的鬼是从原生态的土壤上衍生、发展起来,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带有许多自然生态中的动物性的特征。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老变婆故事为例。

老变婆故事是一种故事类型,其渊源相当久远,现已程式化,有了很大的变异,成了许多民族的传统的影响颇大的故事。

老变婆是南方民族的称谓,是指会吃人的妖怪,其故事基础情节是深山中住着一户人家,妈妈去外婆家,关照家中的两姊妹不见妈妈叫门,千万不要开。谁知此事被老变婆听到,它吃掉了妈妈,装成妈妈的样子前来叫门。两姊妹信以为真,开门让老变婆进了家。夜里,老变婆与妹妹睡一头,将妹妹吃了,姐姐知道不妙,设计逃走。老变婆得知姐姐逃跑,前去追赶。天亮后,姐姐用计杀了老变婆,有的故事说一男子恰好路过,帮助姐姐杀死老变婆,不管怎样,故事是以老变婆的死而告结束的。

在很多民族的故事中,老变婆这一名称有各种叫法,有的叫狼外婆,有的叫虎外婆,有的叫妖精婆,有的叫人熊婆,等等。然而究其根本,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外婆”都有动物的特征。

在这类故事中,有这样一段类似的情节:当“外婆”来喊开门时,姐姐发现其声音不对,就要其把手伸进来看看,谁知“外婆”的手一伸进门,两姊妹就发现她的手毛茸茸的,不似人的手,更象动物(如狼、虎之类)的爪。这一细节,不仅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为姐姐的细心处事、机智勇敢埋下了重要的一笔,而且是富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内容,它反映了老变婆故事是十分古老的,是由鬼话衍生形态的重要的一种故事类型。

所谓老变婆,实际就是鬼。

苗族有一非常古老的故事《变婆的来历》,就反映了这一传

统的文化意识。相传,有位神女,如巨人一般,生下六个蛋,孵化出雷公、老虎、龙、青蛙、蛇和人。那人叫盘古。一天,神女生病,盘古为了得到宝地,将神女活活掐死。雷公、老虎、龙、青蛙、蛇见此情景,争吵了几天,最后达成协议,谁的本领大,谁得那块宝地。盘古很有心计,“呼”了一口气,使雷公、老虎、龙、青蛙、蛇昏倒在地,然后用绳捆上。这时山上燃起大火,老虎、龙、青蛙、蛇都挣脱绳子逃走了,唯有雷公无法挣脱。这时,有一白发老太婆忙替雷公解绳子。解了半天,绳子解开了,老太婆却被烧死。为了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雷公上天时对着尸体说:你救活了我,我要给你第二次生命。这样一说,老太婆便活转过来,成了变婆(即民间传说中的鬼)。<sup>①</sup>

由此可见,变婆在苗族人的观念中,是一种鬼的形象。这里的鬼,和今天所说的鬼有了共同之处,那就是人死后成鬼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与在此之前的万物有灵魂,而灵魂即为鬼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差别。

正是在这样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老变婆故事是鬼话的一支,其源本于鬼话。由于历史、社会、思想发展的缘故,进化成今天人们常说的狼外婆故事、虎外婆故事,这是一种异化现象。

鬼话的第三种形态,为新生态,主要指鬼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于世。

其表现之一:鬼形象已从凶残、恶毒、张牙舞爪的单一模式中解脱了出来,其中有一部分还未脱离原来的丑恶形象,但另一部分已变得和蔼、可亲、可近。从其性格来说,亦变得多样,除了野性外,还有各种复杂的人性,有很大一类故事,表现男女爱慕之情的,相当委婉动人,并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

<sup>①</sup> 《苗族鬼神》(内部资料)第146~148页,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印。

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二编 卷二 记载一《祝天翁》故事，其中有段云：

子在田中，自计鬼若来此，诚无地可避；盍纳之，少识裙下乐，死亦无憾。因不复惧，假寐以待，向恐麾之勿去，今且虑招之勿来。候至宵深，倦极思睡。俄若有人小语曰：“我来矣，何寝耶？”子起视之，星月皎洁，女果艳妆如平生，掩笑而至。子故熟识，不再问名，遽拥之就枕。女本荡妇，子亦伟男，遂相得甚欢。事讫，子询女曰：“若言为吾妇，其信然乎？”女曰：“业已妇矣，何问也？”子曰：“不然。所谓妇者，事吾亲，操吾家计，良不止为一夕之欢。”女曰：“此亦非大难事。妾为父母所贱，歿后厝之浅土，霜露沁骨，草莽缠骸，更怕为豺犬所搯，徒饱俛口。君能徙妾高阜，且深埋之，当为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己，诘曰：“鬼亦能诞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气凝聚不能散，能施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后歿，则不能矣。”子因笑曰：“然则汝之所怀者，亦将临蓐矣。”女赧颜久之，始曰：“君毋消。妾畴昔良有此事，但胎随人死，且在尸中，今之许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恋。直至村鸡群唱，女乃辞去。

子归，不敢告父，夜则荷畚鍤而往，俟候良久，人迹渺矣，径诣女子葬处，且祝曰：“若无误我。”甫启尺壤，即得女尸，月下谛视，面色如生，犹未朽。子乃极力负之于岗，为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记认而归。比至庐居，女早曼立相待，见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赎矣。”子曰：“盍先犒予？”因挽之欢会，谋及长策。女曰：“阿翁凡事皆诿之于天，君即此给之。随所见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不疑，



则人亦可以无疑。从此餐餼嗣续，妾请任之，但不克显然并白，并代君乳哺耳。”子欣然从其计，女复别去。无何而翁来，语子令返，言：“偷儿偷予耄老，将逾墙，汝仍归宿，我处于此。”盖翁心多疑，非实有是事也。子心窃喜，遂复归，女果夜至。命之寝，则曰：“妇职宜先尽也。”遂为子缝纫，夜分始寝。鸡未鸣即起，操箕帚，躬炊煮，约足一日之需，乃皇然去。翁归就食，见其整洁异乎平时，甚讶之。疑子所为，都又不类。踌躇间，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儿归，物已具，亦莫解其由。既而思之，非天慈而何？”果释然。嗣是，遂以为常而不之怪。

这一段情节，写人鬼之情何等细腻，何等动人。不仅写出人的思想脉络，而且将女鬼那种善良、忠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封建的妇女道德和思想行为，反映得十分逼真形象。

类似这样的鬼话，在第三种鬼话形态中，不为少见，表现了这一时期鬼话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表现之二：鬼话的领域大为扩展，并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地狱之说和各种鬼祇人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佛教、道教等宗教侵入了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鬼话之中，使之从思想到内容都产生新的变化。

例如，地藏菩萨，是佛教菩萨名。据《地藏十轮经》称：其受释迦牟尼嘱咐，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为佛。佛教传入中国后，把它作为四大菩萨之一，相传其显灵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

中国民间所信仰的阴间主宰，本为东岳大帝，佛教传播后，地藏菩萨逐渐替代了东岳大帝，成为地府之主人，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的特点的风俗习惯。《集说诠真》记载：“七月晦日为地藏王